

Böll: Ende einer Dienstfahrt

一次出差的终结

〔西德〕H·伯尔 著

王润荣 鲁仲达 李智勇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次出差的终结

〔西德〕H·伯尔著

王润荣 鲁仲达 李智勇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次出差的终结

〔西 德〕 H·伯 尔 著

王润荣 鲁仲达 李智勇译

责任编辑：王纪卿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

*

198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64,000 印张：13 印数：1—35,200

统一书号：10109·1463 定价：0.98元

目 次

“国际文坛巨擘”——西德作家H·伯尔简介	(1)
信息 (1947)	(9)
耍飞刀的人 (1948)	(16)
败家子 (1951)	(29)
卖笑人 (1952)	(40)
巴累克家的天平 (1952)	(43)
音乐会上的咳嗽 (1952)	(52)
正义者丹尼尔 (1954)	(55)
夜晚和早晨 (1954)	(67)
早年的面包 (1955)	(75)
一定要干 (1956)	(161)
扔东西的人 (1957)	(168)
战争爆发的时候 (1961)	(178)
一次出差的终结 (1966)	(197)
白头偕老，到死方休 (1976)	(364)
“你去海得尔堡次数太多！” (1977)	(374)
犯罪与礼貌 (1977)	(383)
跟玛格丽特的约会 (美满的结局) (1978)	(395)

“国际文坛巨擘”

——西德作家H·伯尔简介

H·伯尔是当代西德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一九七二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被誉为“国际文坛巨擘”。从一九五一年获得“47社”文学奖开始，先后还获得十几种文学奖金，其中有法国出版界授予的“外国最佳小说奖”，德国语文学院的乔治·毕希纳奖金。他是伯明翰的亚斯顿大学以及另外两所院校的名誉博士。一九七〇年被选为德国笔会主席，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四年任国际笔会主席。他还是美国文学艺术学院的名誉院士。到一九七五年止，他的作品被译成了三十五种文字，深受各国读者的欢迎。从“废墟文学”到八十年代的今天，他一直在国际、国内文坛上享有盛誉。

伯尔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于科隆。他的祖先原是爱尔兰的移民。父亲维克托·伯尔是雕刻匠和细木工。母亲玛丽亚娘家的先辈是农民，也酿制啤酒。伯尔小的时候和父母一起住在拉德塔尔。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他在科隆上国民小学，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在科隆国立文科中学学习。在学校里，他是拒绝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两三个学生中的一个。一九三七年春，伯尔在马特公司当书店学徒。一九三八年春，他中辍

学徒生涯,开始写作。同年被征参加了半年劳动服役,因而在1939年夏获准在大学攻读语言文学和古典哲学。夏末即被征召入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法国、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打过仗,但经常以装病的办法呆在战斗不很激烈的地方。1945年5月希特勒德国无条件投降后,伯尔在法国和英国的战俘营里待过一段时间。1945年12月,他家从乡村迁回科隆,这时他又开始写作,并重新上大学。1950年至1951年他在科隆统计局当过助理职员。1951年夏,他开始成为自由作家。

从1933年到1945年希特勒法西斯专政的这十二年间,德国的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流亡国外的作家,纷纷返回德国。由于经历不同,处境不同,当时流亡回国的作家与留在国内的作家之间存在着隔阂。但是,正如伯尔所指出的那样,他们都有“为了寻求国家的生存,必须寻求其生存的语言”这个强烈的愿望,于是这两部分作家团结起来了。去除纳粹时代遗留下来的语言糟粕,肃清法西斯思想的余毒,恢复德国文化的进步传统,已成为当务之急。面对着这种现实,批判和总结过去,创造未来,就是当时作家义不容辞的职责。伯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登上文坛,成为西德的蜚声世界的年轻作家。

战后西德文学的复兴是从短篇创作开始的。当时人们大量阅读美国作家海明威、萨罗扬等人的作品,向他们学习创作方法,伯尔就是受海明威影响很深的作家之一。伯尔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部分都是在现实生活中碰得头破血流的小人物。表现孤立无援的个人在难以捉摸的世界中的内心活动,这是在他的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描写的是普通人的命运,人和环境的冲突,主人公姓名谁在他的作品中是不重要的。他往往通过“我”的遭遇去揭示社会的矛盾。

伯尔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他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伯尔早期的作品,大都以揭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以及给人类带来的无法估计的灾难为主要内容。伯尔以他亲身的经历,带着旧时代的伤痕,

用特有的讽刺笔法，成功地塑造了这一类作品的人物形象。他以活生生的画面，启发人们认识历史、认识自己的过去，并重新开始生活。这给当时的“废墟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不是简单地揭露，而是通过控诉过去了的罪行，表达了千万个死难者的家属的悲愤和仇恨，从而探讨这次战争的历史根源，做“送丧人的工作”。他的每篇短文，都为我们写下了希特勒时代的一页历史。

一九四七年八月，伯尔在《旋转木马》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信息》。小说的主人公带给他朋友的妻子一个消息，说她丈夫死了。朋友的妻子悲痛欲绝。带信人看到这个情景，说：“我现在才明白，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战争造成的伤口还在流血，战争就远远没有结束。”这篇小说仿佛是一个“写作计划”，在此后的四、五年间，伯尔可以说是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写作的。

一九四九年发表的《列车正点》是伯尔的成名作。这是一篇极有影响的中篇小说，它描述了一代人如何横遭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的摧残和打击，被誉为战后德国新文学的萌芽。在这部作品中，战争被刻画为一种可怕的病症，一种毁灭人类的瘟疫，一种个人无法抗拒的命运。许多年青人在那一代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缩影。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是这一代年青人对现实所要提的实质性的问题。一九五一年发表的《亚当，你曾在何处？》也是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伯尔早期作品的内容，就可以知道，战争本身并不是压倒一切的题材。战争不过是背景，是为主题服务的。

在伯尔早期的作品里，揭露战争造成的病态命运与寻求自我解脱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林荫道上的重逢》把摆脱战争的希望寄托于到了“彼岸”才能实现的爱。《要飞刀的人》是描写一个从战俘营回来的人，以耍飞刀为生。他为生活所逼，不顾最起码的道德标准，让他的老朋友——一个从前线回来的中尉在杂耍场里当活靶子，以迎合观众。伯尔试图用自己

的美学观点加以解决，认为“道德与美学是并行不悖的，是不可分离的。不管作家固执还是随和，平心静气还是暴跳如雷，不论他用什么方法、以什么眼光去描述一个人物”。因此伯尔以良好的愿望，从更高的立足点出发，把梦想、想象和思想写出来，希望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证实。

伯尔的文学创作是与西德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随着所谓“经济奇迹”的出现，“福利社会”的种种弊端就暴露出来了。他反对复旧、匮乏。青年问题，婚姻问题，精神问题，人与人的关系的伪善、冷酷等等，在他的作品里都有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正义者丹尼尔》通过一位中学校长的亲身经历及其思想斗争，揭露了资产阶级“平等”的虚伪，说明了正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伯尔始终同情小人物。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现实，使小人物失去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作为天主教徒，他也提倡责任感、仁爱和对宗教应有的虔诚，反对教会和神职人员的伪善。

因此，伯尔提出了一个讽刺性的然而却是积极的概念：废物。这里说的“废物”就是指小人物。在西德的社会里，“废物”是不少的。“你不争分夺秒，就会很快成为废物……于是我们的——不仅是我们的——社会自然不断地制造无价值的生存，即‘废物’。”他认为“这是文学的最重要的对象，也是全部艺术的对象。因为消极地说，不是废物的人就是不再活着的人”。按照伯尔的看法，文学只能选取被社会看作“废物”或被社会宣布为“废物”的人来作题材。《败家子》就是一例。而那些“完美的、高贵的”社会应该对其产生的废物负责。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造成“废物”的社会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伯尔发表了第三部长篇小说《无人看管的房子》，贫困、金钱和婚姻问题是这部小说的主题。伯尔从两个小孩的角度来叙述，更加尖锐地揭露了社会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早年的面包》的写作是伯尔第一次在一部篇幅较长的作品里采用主体叙述的手法，描写在“经济奇迹”开始的年代人们具有的那种进取心和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人公芬德利希觉得生活还过得去，但他不无讽刺地说：“我有我自己的价格，我的经验的价格，以及我跟顾客打交道时的亲热态度的价格……这种价格我可以一再提高。”金钱是生活的基础，同时也是生活的象征。他与女友的关系，意味着他回到了早年的面包世界。他怀有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同时又感到实现理想是何等地渺茫。

伯尔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的作家，对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所以他从各个方面以批判的态度尖锐地揭露了德国社会的黑暗和缺陷。如在广播剧《教士与强盗》中，伯尔就刻画了教会与他的基督教信念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充分揭露了社会的阶级矛盾。强盗米鲁丁唱道：

“我们为富人打粮食，
把美酒注满了他们的酒槽，
他们穿的是好鞋，我们只能穿木屐，
我们唇焦口燥，谁来为我们操劳！”

这种阶级矛盾，以及被压迫阶级的呼唤和反抗精神，在《巴累克家的天平》里，同样得到了有力的刻画。

一九五五年，伯尔在《穆尔克博士收集沉默》里，讽刺了广播部门的官僚主义和繁杂的手续。作为讽刺作家，伯尔还写了《卖笑人》、《音乐会上的咳嗽》、《捕狗人的自白》、《一定要干》等等。在他的讽刺作品里，现实是有缺陷的，而理想则被当作最高的真实。

一九五七年，伯尔发表了《爱尔兰日记》。伯尔认定自己是德国人，是作为旅游者去爱尔兰的。事实上，他是以德国人的批判眼光去观察爱尔兰，把爱尔兰与西德的现状加以对照来描写。

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伯尔也开始批判现行政策。在一九五九年发表的《九点半钟的弹子戏》中，他首次尝试运用外表形式表达的写作方法，但因此而遭到非难。作品围绕着圣安东修道院的修建、炸毁及重建，叙述了

一个莱茵建筑世家三代人的经历，有力地揭露了那些阿谀逢迎者的丑恶灵魂。一九六〇年初在《此地》这篇文章里，有人问他：“究竟怎样区别此时此地的人与一九三三年的人？”他回答说毫无区别，只是现在经济状况好些罢了。一九六三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一个丑角的观点》恢复了他原有的写作风格。这部小说直言不讳地抨击、讽刺了政治和宗教的保守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实质性的问题。一九六六年他创作的小说《一次出差的终结》，体裁新颖，结构谨严，语言优美，精练别致。通过描述初级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把小市民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是抨击和讽刺艺术技巧和政治观点融合在一起的又一新的佳作。

伯尔以他闪烁的才华、丰富的阅历和智慧以及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写下了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的名著《与一个妇人的合照》，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当然，这个荣誉也是对他的全部创作的表彰。

伯尔批判一切形式的制度化了的权力。不管是对国家、军队，还是对学校、教会，他都拒绝权力及其制度化。他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是对资产阶级模式的蔑视。他的理想国家的作用就是管理日常生活，例如电力和煤气的供应，清除垃圾等。他既是现实主义者，同时又赋予他的理想模式以乌托邦的性质。伯尔认为集体和共同生活能提供实现他的乌托邦的可能性。《在X的逗留》、《长发矿工》中所描写的田园诗般的爱情遭遇，正是表现了没有权力、没有法律、没有组织的两个人之间的没有等级差别、没有高下之分的完全平等的相爱，作者借此来对抗现存的社会。

一九七三年发表的《新政论文学集》，收集了这一时期的时评：越南战争、苏联对作家的审判、关于非常状态法的辩论、“布拉格之春”的被镇压、大学生运动及西方对自由的限制等。在这些评论里，他反对国家专权和滥用权力。

一九七二年，伯尔在《明镜》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某家报纸对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分子集团的煽动性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翌

年，他写了《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对社会舆论的堕落及其对孤立无援者的残忍进行了批评。卡塔琳娜是个安分守己的年轻妇女，由于受不了报纸上的谎言给她带来的压力，被迫拿起枪打死了造谣的报社记者。卡塔琳娜在受审时问道：国家是否能做点事来保护她不受侮辱和挽回她被毁的名誉？然而国家不能也不想做什么事，只有她的朋友才从各方面支持她。

七十年代中期之后，西德的文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由于人们对经济的稳定性失去了信心，对政府的现行政策以及各个政党间的明争暗斗很不满，但又无力改变现状，这又给作家带来了新的课题，即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人们心灵深处的共同愿望，揭露和批判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缺点和问题，这在伯尔的作品如《“你去海得尔堡次数太多！”》、《犯罪与礼貌》以及《跟玛格丽特的约会（美满的结局）》中都有所反映。

伯尔是个多产的作家，写作范围很广，有长、短篇小说，剧本，诗歌，广播剧，讽刺小品，评论和游记等。在伯尔的作品里，并无叱咤风云的英雄，曲折离奇的情节，然而有真实生活的写照。作品生活气氛浓厚，人物有血有肉。他描写细腻，形象生动，语言简练、质朴。他一开始写作就具有进步的倾向，对处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倾注了深厚的同情。因此，他的作品感染力很强。他常常采用夸张的手法，针砭时弊，唤醒世人。瑞典皇家学院在授给伯尔诺贝尔奖金的证明书中写道：“伯尔在作品中将他那个时代的广阔前景和对人物性格描写的敏感技巧结合起来，对德国文学的复兴作了贡献。”“确确实实，H·伯尔是现代德国文学出色的主角。”

此外，他的作品对于我国读者历史地认识和了解德国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阴暗面，也是有所帮助的。

译者

一九八一年四月

信 息

您知道那些又脏又臭的小地方吗？到那里的人不免要问：干吗在这种地方设火车站呢？然而始终得不到答案。寥寥几幢肮脏的房子和一家残破的工厂上头，茫茫昊天似死水一潭；四周一片不毛之地，永远无望种上庄稼。看不到一棵树，甚至连教堂尖顶也见不到，满目疮痍，令人望之凄然。头戴红帽的男人^①难得地送走了又一班列车，便从很大的、徒有虚名的站名牌下进屋去了。瞧这光景，他拿了工资并无多少事好干，竟敢在大白天百无聊赖地蒙头大睡。失耕荒芜的田园连接着灰蒙蒙的地平线。

虽然如此，在这里下车的却不只我一个人。同车厢的一位老妪跟我一起下了车。她拿着一个褐色大包裹。我刚离开这个污秽不堪的小车站，回头便不见了这位大娘，仿佛她一下钻进土里去了似的。我顿时茫然无主，不知该向谁问路好。屈指可数的几座砖墙房子的窗户关得死死的，窗帘发黄透黑，象是无

^① 指车站职员。——编者注

人居住的样子。这条勉强可算是街道的道路对面横着一垛黑墙，看样子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我害怕去敲这些鬼屋般的房子的门，便朝那垛阴森森的墙走去。我转身从拐角地方进去，只见一块油污的牌子，上面写着“饭店”二字，字迹模糊得几乎难以辨认。就在这块店号牌的旁边，有一块路牌，蓝底白字清清楚楚地写着“主街”。这里又是几座泥灰剥落的房子，从高往低连成一排。对面就是那座工厂的没有窗户的长墙，同样阴森可怖，好似通向阴曹地府路上的壁垒。我干脆凭自己的感觉靠左绕，没多远就到了街的尽头。工厂的墙还向街外延伸出十公尺左右，接着是一片平坦的、灰黑的原野，隐约闪烁着绿光，与天际灰蒙蒙的地平线汇合在一起。我汗毛直竖，觉到了世界的末日，自己站在濒临无底深渊的悬崖上，仿佛注定要被拖进这恐怖而诱人的令人彻底绝望的沉默的旋涡中。

左边是座矮小的平顶房，一看就知道是工人们利用业余时间建造的那种房子。我摇摇晃晃地、差不多是踉跄地向那座小房走去，穿过一扇见了令人心酸的寒伧的小门，小门掩映在一簇簇已经落叶的蔷薇丛中。我定睛看了一眼门牌号码，果然是我要找的房子。

油漆早已褪色的绿百叶窗关得紧紧的，象用浆糊粘在一起似的。屋檐低得我伸手都能摸着，几处漏雨的地方是用生锈的铁皮修补的。一片死寂。时近黄昏，昏暗的夜幕即将从远方的天际不断逼近。我在门前停了一会，心想当年死在前线就好了，现在使用不着站在这儿，踏进这一家的门了。我正要举手敲门，只听见屋里一个女人在吃吃地笑。这种神秘的笑令人难以捉摸，

这笑声视我们的心情而定，或者使人轻松，或者叫人心痛。无论如何，没有别人在场，一个女人独自是不会这么笑的。我又迟疑了一阵，真想一头闯进那徐徐降落的茫茫无涯的夜幕。广阔原野上的黄昏在向我招手，向我呼唤……我使尽全身的力气猛烈地敲门。

顿时屋里鸦雀无声了。接着有人窃窃私语，紧接着是脚步声——趿着拖鞋蹑手蹑脚走路的声音。然后门开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两颊绯红的金发女人，霎时间我觉得她宛如照耀着伦勃朗的晦暗画面的每个角落的神奇的光芒。在这灰暗茫茫的傍晚，我面前仿佛突然点亮了一盏金光闪耀的灯。她轻轻惊叫一声，缩回身子，扶着门的手颤抖着。我脱下军帽，声音沙哑地说：“您好！”她那表情奇怪而无礼的脸上的抽搐这才消失了。她畏缩地勉强地笑道：“好。”屋后有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的身影隐隐约约地在朦胧的小过道里走过来。

“我要找布林克太太。”我低声说。

“我就是。”她仍然冷淡地说，一边心神不安地推开一扇门，那个男人便溜烟消失在黑暗中了。

她让我进了一间狭小的房间，房间里摆设简陋，家具拥塞。屋里散发着好似长期积累下来的、驱也驱不走的劣质饮食和上等香烟的气味。她用白胖的手轻快地打开灯。灯光下，她显得苍白、阴云满面，使人不禁想起一具死尸，唯有那一头有光泽的金发才给人以生气勃勃的、温暖的感觉。虽然她那深红色的外衣扣得紧紧的，但她那双一直颤抖的手却死劲抓着丰满的胸部上的衣服。她的神色是那么紧张，好象她怕我刺死她。她那一

对水灵灵的蓝色眼睛显得惊慌失措，好象在被告席上等待被判重刑的罪犯一样，就连墙上廉价而悦目的图画也象是张贴的罪状。

“您别害怕！”我终于挤出了一句话，心里完全明白，这是我所能选择的话中最最糟糕的一句开场白。我还来不及往下说，她却意外冷静地说：“我全知道了，他死了……死了。”我只好点点头。我伸手从口袋里掏出她丈夫死时的遗物，不意过道里有人蛮横地喊了声：“吉塔！”她无可奈何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倏地打开门，扯开嗓门尖叫道：“再等五分钟——该死的！”说罢砰的一声又把门关上。可以想象，那男人是如何卑怯地藏到炉灶后面去的。她倔强地、近乎得意洋洋地抬眼望着我。

我慢条斯理地把死者的结婚戒指、手表和夹着几张磨损了的照片的士兵证放到绿天鹅绒的台布上。她蓦地呼天抢地地啜泣起来，哭得脸不成形，象蜗牛般地又软又丑；颗颗泪珠从掩着面的又短又丰腴的手指的夹缝里滚滚落下。她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右手托着下巴，左手摆弄着桌上那些可怜的东西。勾起的回忆象是成千把利剑刺穿了她的。于是我明白了：只要哪里战争造成的创伤还在流血，战争便远远没有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

我象扔掉一个可笑的包袱一样扔掉了厌恶、恐惧和绝望，将一只手搁在她抽动着的丰满的肩上。她转身惊讶地向着我，我第一次发现她的脸庞跟我不得不看了恐怕有一百次之多的那张容貌俊秀的姑娘的照片很相似，那是当年看的……

“在什么地方死的？——您请坐——在东线吗？”她问道。我瞧她那样子，眼泪随时都会夺眶而出。

“不，在西线，在战俘营里……我们一万多……”

“什么时候？”她的目光紧张而机警，令人寒心地炯炯有神，面孔绷得紧紧的，显得年轻，仿佛我的回答于她是性命攸关的。

“一九四五年七月。”我低声答道。

她似乎思量了片刻，接着嫣然一笑，笑得那么天真无邪，我也猜出她为何而笑了。

可是我突然觉得房子就要从我头上塌下来了。于是我起身告辞。她一声不吭地给我开了门，手把着门扇让我先头走。我坚持让她走在前头，她这才作罢。她递给我略显丰满的小手，一面抽噎着说：“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差不多三年前我送他上火车的时候就知道了。”接着又压低嗓门加了一句：“请您别瞧不起我！”

她的话使我大吃一惊——天哪，难道我的模样象个法官吗？我冷不防地亲了一下她娇嫩的小手。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吻一个女人的手呢。

外面一片漆黑。我象惊呆了似的，还在已经关上的门前守了一会儿。只听她在门里嚎啕大哭，身子靠着房门，与我之间只隔一扇门板。此刻我真的希望房屋从她头上塌下来，将她埋葬。

我小心翼翼地摸黑返回火车站，心里七上八下，担心随时会掉进深渊。家家的鬼屋亮着点点灯火，整个小镇似乎变得无